

夷氛聞記

夷氛聞記卷一

英夷狡焉思逞志於內地久矣大西洋葡萄亞

即布路亞

於前明乞得香山濠鏡澳以居曰澳門易中土物歸而懋遷於西海諸國諸國皆艷羨之

國朝康熙初因鄭成功寇閩上下及浙粵爲沿海郡縣患於是遷民內居築界牆嚴海禁洋船自此不得入設兵樹椿置墩守界惟澳夷地在界外生齒已繁不便就阡陌耕作舍貿易又無以資其生計乃於入

香縣隘道曰橫石磯設爲關閘許買食內地米石計口而授月兩啓放內貨隨之得航出大黃茶葉如故轉緣禁海得獨專其利時英夷已據印度之孟阿臘海岸闢爲市埠肇設公司局循東南洋轉相販買自恨其市舟不能至粵漢澳夷益甚二十二年七月提督施琅蕩平臺灣海氛大靖又二年南洋開禁置江浙閩粵四海關江之雲臺山浙之寧波閩之廈門粵之黃埔並爲市地各設監督司權政定海時尙未立

縣英船至則泊舟山迨新城定海監督張聖詔乃築紅毛館城外使居焉其市粵則自雍正十二年始既乃厚集貲本爲公司稱公班衙掌以班酋司貿易粵關官商吏役利其貨殖饒裕逐漸迭增其規費徵索視浙關獨奢巡撫楊文乾清釐以歸諸官今關冊所稱歸公例是也未幾歸公者又積成正餉而舊私收之規費未裁英商故狡獪心計析及銖銖孟阿臘土番船之假英旗報以入者率愚贛輒受欺於吏役且

苛乾隆二十年英商華苗殊知浙關費視粵減也馳
舟定海求市當事請倍增其稅

諭以夷並市寧波日久又成一澳門民風土俗之有
關係者大是以更定其稅則視粵稍重俾洋商無所
利而不來意初不在增稅也二十四年其國商任洪
輝以市浙非便此後勢必就粵市場帆直赴天津計
粵關陋弊

欽使訊實監督得罪洪輝坐交結內商囚澳門三載

始釋回國年不復來雍正七年後互市不絕初廣東
碣石鎮總兵官陳昂奏言臣徧觀海外諸國皆奉正
朔惟紅毛一種奸宄莫測其中有英圭黎諸國種族
雖分聲氣則一請飭督撫關部諸臣設法防範乾隆
七年十一月英吉利巡船遭風飄至澳門海面遺夷
目至省城求濟廣東總督策楞令地方官給資糧修
船隻先是其互市處所或於粵或於浙二十二部
議英吉利不准赴浙貿易於是皆收泊廣東每及秋
之交由虎門入土產則有大小絨噉噉羽紗紫檀火
石及所製玻璃鏡時辰鐘表等物精巧絕倫二十四
年方嚴經飭出洋之禁兩廣總督李侍堯奏言近年
英吉利夷商屢違禁令潛赴寧波今經飭禁止出洋
可抑外夷驕縱之氣惟本年綠勛已收請仍准運還
奏入報可是年英吉利夷商洪任輝交結擅領其
海關陋弊訊有徽商汪聖儀者與任輝交結擅領其

國大班銀一萬三百八十兩按交結外國互相買賣
借貸財物例治罪二十七年英吉利夷商白蘭求照
前通市兩廣總督蘇昌奏准照東洋銅商搭配綢緞
之例酌量配買每船准買土絲五千觔二蠶湖絲三
千觔其頭蠶湖絲及綢綾緞正仍禁止不得影射自
是英吉利來廣互市每船如額配買歲以爲常其明
年并准帶綢緞其年英商白蘭求仍通市出洋絲觔
成正者二千觔船予以限粵關規費復裁以歸諸公故事諸夷來粵
售貨畢卽乘風去以索逋留者必令移居澳門謂之
住冬澳夷初緣市利裕習慣奢靡樓房櫛比土木華
侈旣開海禁不獲終專厥利漸形貧弱歲恃諸國僑

寓徵租值自給其富者出貲就額定海艘二十有五

載貨還澳例得自與客民交易稅徵買者

客入夷樓買貨下便

單渡過關按貨投稅林制府以渡夫充自蛋民他夷

輸稅失體革之而別招澳商亦終不果召充

他夷

則必令入虎門泊黃埔至卽有丈船輸鈔之令自裁

改歸公後積年而私費復增例禁在官所以制限諸

夷者尺寸皆不容越英夷苦之益垂涎澳夷得安居

內地又聞俄羅斯人之得入太學而羨之然當粵關

開時已慮俄夷來舶驟旺妨蒙古生業別開陸市於

車臣汗部之哈克圖不令至粵矣惟荷蘭以助剿臺
灣首得通市特緣貨本未裕來船尙少佛蘭西之來
雖遠自前明顧物產貨貴並絀其例民不許茶食銷
流內貨無幾故雖與歐塞特黑即雙鷹普魯社即單鷹領
墨即黃旗雪際即璉國綏沙蘭即瑞國等國皆歲以船至而
不及英商遠甚米利堅雖源源而至而物粗船小獨
英船易茶出分售西南洋國自以貨多稅重弁冕諸
夷又方戰勝佛蘭西終不得有其地欲倚重

天朝將爲諸夷雄長每思所以得

天朝心莫輸誠入貢若恭遇

純廟八旬萬壽其王雅治遣使戛爾尼備方物先使
其大班廣呈總督請奏謂貢物頗貴重請免由粵道
入都於是貢舟逕泊天津

上嘉其嚮慕誠悃燕賚回賜視他國優厚事畢從容
出其王副表請留一人居京師理其貿易使臣復詣
內閣陳請欲改由寧波天津通市并求給舟山小島

與附近廣東省城一小地段定居其來商廣州者自城外下澳及貨由內河載運求竟免稅或酌減而少之皆非貢使所宜妄干也

純皇帝念其化外無知不予深究但

諭以所請均屬窒碍難行而已使臣返復

頒勅以諭其王俾知所以不可行之故時貢舟先開泊定海侍郎松筠護送陸行至浙代請免所市茶絲稅且許由內河達粵恐其所求不遂或煽誘他國隨

令所過提鎮陳兵接護錄

勅宣示廣督俾存檔交代便他時考覈五十八年事也六十年復備貢物由駐粵大班波朗呈總督代進表文陳及助兵攻廓爾喀事益用兵廓夷時大將軍聞其南界忽有兵事至是始悉其由嘉慶十年使臣多林文入貢適海盜張保等猖獗英兵船四泊虎門請代捕盜故又表稱有事喜歡効力語先是七年英兵船六泊雞頸洋數月殆有窺伺澳門意因與佛夷

構兵慮佛人至直揭其隱爲所中傷妨市亦表及之
十三年兵敗於越南富良江駛三船泊十字門登澳
踞守諸臺旣又續來船八兵目度路利越關私入公
司館總督吳熊光知而曉之不聽則封艙禁其買辦
凡四閱月乃颺去二十一年使臣羅爾靈馬禮遜仍
由天津入貢尙書和世泰蘇楞額如津門部署促兩
使盡一晝夜馳至 圓明圓衣裝皆落後

睿皇帝御殿受朝正使稱病請假副使以朝服未至

不能成禮爲言世泰遂亦以病奏

上震怒却其貢物卽日令使臣出都英夷本意欲借
貢厚結

天朝希

恩澤迨三貢而弗獲如所望圖澳復不得逞大班喇

佛旋以洋商行用驟加二十倍詣巡撫稟許下司議

又寢不行例定貨銀每兩抽行用三分爲辛工據稟
棉花每擔近抽二兩爲加至二十倍他貨

稱是蓋單需貢價及攤還夷債皆取諸行用遂於是
有內外用名目此洋行商人所私增致夷怨者

英商積不平屢形桀驁道光中署督朱桂楨毀其夷館前馬頭遽率其來船碇泊外洋舉八事要挾以米利堅不從而止猶以載運鴉片爲利不貲而稅羨實足資其國計常慮市易中斷則利失無以立國且歷受中國

懷柔亦無隙可乘無口可藉也故隱忍久之不敢驟發蓋西南洋五印度之南中西屬諸英者十三部而孟阿臘居首與孟買部皆鴉片所自出乾隆初年以

來內地嗜食漸衆販運者積歲而多一時來至二萬

餘箱價值逾六千萬由南洋新埠陸續運至粵海伶

仃洋船隨賣隨又運貯不絕謂之躉船全恃沿海內

地游手走私奸民詳見後爲之載掉入口灌輸內地每

六百八十斤爲一躉約三沿海邊郡遞於天津皆躉

船之所流注販戶先收貨會城入夷館易片單出付

買者持示躉船則按數而給海國圖志鴉片製造一

爾吉達稅簿上可查每年到中國多少近來五六年

間孟阿臘出產七萬九千四百四十六箱內有六萬

七千零三十三箱到中國道光十三年七千五百九十八箱十四年一萬二千零六箱十五年九千四百八十五箱十六年一萬三千零九十四箱十七年一萬零三百九十三箱十八年一萬六千二百九十七箱此孟阿臘一處數目孟邁等處所發賣在外每年印度所收鴉片稅餉自五百萬至一千萬員不等故巴厘滿遂以印度爲屬國中之第一因孟阿臘官貪心故港口貿易較之孟買尤大每年解至英國之銀約三百一十五萬員連存留在印度以及各官所用大約有一千萬員故英國受鴉片之利益不少又在印度鴉片之稅英國多年得孟阿臘地稅銀四百二十二萬九千七百七十二員地稅外又徵收餉現常在例外再加四款稅餉第一款種波畢之時卽須上稅第二款波畢成熟之時以估價之多少上稅第三款於取波畢汁之時上稅第四款於出口之時上稅合計收餉銀連地稅共收銀九百六十八萬四千

餘員除公司貿易外餘地皆禁止不准栽種以免走私
私漏稅之弊除英國所轄地方外他國亦有出產者
如麻爾洼地方亦種波畢且製作好價值昂先年有
公司包攬時三分中一分由孟邁出口二分由布路
亞國所轄之挈孟出口今却有十分之九由孟邁出
口只一分由挈孟出因此英國逐年得孟邁鴉片進
稅餉銀百萬員又一千八百年間中國准鴉片仍
口以藥材上稅及後奉旨禁止而廣東官府仍
准鴉片躉船長灣在黃埔由是灣零丁洋二年令躉
船出口不准灣泊黃埔由是灣零丁洋及溪門急水
門等處又議定規銀每箱若干自總督衙門以及水
路文武官員皆有之惟關口所得最多或在船上來
取或在省城交收皆逐月交清亦無定數此走私之
次自一箱以至百五十箱爲止却無定數此走私之
光景若實可痛若想印度人不買鴉片除非印度人
不食鴉片若想把中國人不買鴉片除非印度人不栽

波畢二者皆所不能任又零丁洋係中國荒地並無
兵房營汛保護可以任外國人停泊然水手爲人所
殺中國亦將克手捉獲施刑是中國人在相近自己
海岸上施行其政治以保護他國之旂號故亦可在
彼處地方行其所立之章程不得謂在零丁洋面販
賣鴉片係合法之事又英吉利之外米利堅人銷
用綠茶最多道光十三年米利堅船由中國裝出
茶葉不下一千八百六十八萬八千五百三十三棒
從前並無此數也歐羅巴內地銷用茶葉以荷蘭
羅斯兩國爲最荷蘭每年要銷二百八十萬棒耶
尼每年銷用一百八十萬棒或二百萬棒佛蘭西在
廣東出口時茶葉雖多然沿途分售及到本國進口
時數已減少只銷二十五萬棒然只用之以作醫
經之藥材因佛蘭西酒多便宜故不甚銷中國之茶
也俄羅斯茶在北邊蒙古地方買去在道光十年買
去五十六萬三千四百四十棒在十二年買去六百

四十六萬一千棒皆係黑茶由喀克圖旱路運至擔色再由水旱二路分運娜阿額羅其黃旂船綏領船並魯社船所運茶葉皆不甚多其印度各埠銷用之茶每年有英國六七船前去售賣其阿支比拉俄各島中茶葉係中國福建人裝出販賣中國人海船放到蘇祿文萊路哥尼阿新奇坡附近各處係順西北風駛去英吉利人亦有在新奇坡買中國茶回國者其茶均是上等現在各島每年銷茶之數年增一年總而計之中國每年出口之茶葉有道光十三年公七千餘萬棒與鴉片貿易可以抵對司以連歲失利期已久逾聽臣民請散局而還其原貨於國散商來舶益多常貨無以遂其壟斷故卽以所分貨載運鴉片光祿寺卿許乃濟之觀察東粵也

稔知非恃文告可禁害將無所底止也時懷隱憂而
未得所以清源之法其同年生順德何太青令仁和
權丞乍浦罷歸誼最投契從容爲言紋銀易烟出者
不可數計必先罷例禁聽民間得自種鶯粟內產旣
咸食者轉利值廉銷流自廣夷至者無所得利招亦
不來來則竟弛關禁而厚徵其稅責商必與易貨嚴
銀買罪名不出二十年將不禁自絕實中國利病樞
機如無敢舉以入 告何乃濟大爲所動以質敎官

之監課書院吳蘭修者蘭修故嘉應知名士號多聞

留心世務者也亦是太青言退爲論曰弭害而暢明

之利論云天下之害常與利相因上焉者利害均其次

重就輕者三上焉者拔本塞源次則嚴法厲禁下則避

百其於國也無纖末之利有莫大之害其弭之也幾

於無策夫害至幾於無策而不急爲之權何異厝火

積薪之下而燕息其上也請得而條議之鴉片之類

有三一曰公斑皮色黑亦曰烏土出明雅喇一曰白

皮出孟買一曰紅皮出曼達喇薩其氣薰其性飲能

提神止泄辟瘴其於人也柔而善入狎而易溺久則

廢時失事相依爲命甚者氣弱中乾面灰齒黑明知

其害而不能絕也嘉慶初食者甚少不二十年蔓延衍

天下自士大夫以至販豎走卒羣而趨之靡然而不
返所謂利一而害百者此也鴉片之入販於澳門後
徙零丁洋初至約數百箱烏士每箱價約一千二百
員白皮每箱約千員紅皮約八百員總計歲耗洋銀
約數十萬員近年多至二萬餘箱烏士約八千箱每
箱約八百員白皮約一萬三千箱每箱約六百員紅
皮約二千箱每箱約四百員總計歲耗洋銀約一千
五百萬員其始猶以洋銀買貨今則盡以歸國矣始
則專收光面今則兼用碎花紋銀矣始則英吉利之
銀不來今則花旗港脚之銀亦少來矣我國家休
養生息幾二百年四海殷富金貝充塞然而天地之
數散之甚易聚之甚難以中原易盡之藏填海外無
窮之壑日增月益不知其極所謂無纖末之利有莫
大之害者此也論者謂下閉關之令絕其互市捐一
百餘萬之稅留一千餘萬之銀則失小而得大此振
本塞源之說也夫西洋諸國通市舶者千有餘年任

澳門者二百餘年其販鴉片者止英吉利耳今將絕
英吉利乎抑盡諸國而絕之乎盡絕則無以服其心
專絕則無以善其後即使諸夷盡去而瀕海數十萬
衆一旦失業無以爲生小則聚而爲奸大則引以啟
粵東南之患自此始矣就令無患而蚊門以外擇島
爲屢天津江浙閩廣之船皆得而至之又烏從而絕
之哉論者又謂民情之玩法也非重典不能止此嚴
法例禁之說也嘉慶初食鴉片者罪止枷杖後則屯
販有禁熬煮有禁海口出入有禁密以巡哨重以流
徙加以連坐法非不嚴也禁非不厲也而弊仍不止
何也蓋法令者胥役之所藉以爲利也立法愈峻則
索賄愈多其包庇如故護送如故販與食者卒如故
也否則獲十百而報一二奪入之禁物而鬻之猶自
販耳而况僞官假役百弊叢生前車之轍亦可鑒矣
奈何惡濁而揚波止沸而益薪哉然則鴉片重而銀
惟權害之輕重而已自一人言之則鴉片重而銀輕

合天下言之則鴉片輕而銀重查海關舊例藥材款
下鴉片每百斤稅銀三兩又分頭銀二兩四錢五分
嗣後請飭外夷照舊納稅交付洋行兌換茶葉內地
種者勿論至夷船出口止准帶光面洋銀其內地
印等銀照紋銀例一體嚴禁由洋商報查具結關口
盤獲者給之密報者給半具結不實者罪如是則通
天下之貨留海內之銀十年以後生計復矣此避重
就輕之說也顧論者必謂寬一時之法戕萬衆之生
則開禁難竊以君上之養民猶父母之愛子使
食男女之欲皆足以傷生嚴以禁之不可得也使
其心而生其悔則溺者寡矣論者又謂耗中原之地
力奪天下之農功則內種又難謹案南方罌粟三月
成苞收漿之後乃種早稻所妨者麥耳夫三熟之田
二稻一麥稻之利八麥之利二鴉片之利數倍於麥
其益於農者大矣楚人失之楚總督盧坤巡撫祁墳
人得之不猶愈於夷人乎哉

見而心折蘭修更約其長學海堂同事南海熊景星
番禺儀克中各著論以與爲輔翼坤隨述粵士私議
附片陳焉以例方嚴僅約畧其詞終不敢明請弛禁
成廟亦置之但令沿舊禁加嚴而已十五年坤卒官
鄧廷楨自皖撫擢繼其節乃濟先改官都門取蘭修
舊說稍稍潤飾條上舉朝無繼言者御史許球疏爭
以爲不可乃下粵督撫察其當否會議未決克中故
墳同鄉寄粵籍得舉方就墳記室勸行頗力海事會

秦總督例主稿填親袖克中所擬覆草詣商廷楨留
之發椽錄正會印拜發有日矣值廷楨生朝嘉善陳
鴻墀主講越華南海李可瓊以都轉假歸皆門下士
相將入祝共約以弛禁不便阻其成議酒間果及奏
覆事可瓊毫且聾矣總總謂他日子孫恐沾染耗財
爲累鴻墀大言曰事繫天下風化累在吾師聲聞百
世後青史特書其實首請弛禁若之何胡以一家之
私爲也廷楨悟卽以禁約正嚴毘勉綢繆安知無濟

請從此力持三年如至期果不效始計更張未晚具

稿墳勉列奏究非意所安也十八年鴻臚寺卿黃爵

滋有漏卮宜防請置重典之奏

奏云臣惟宵衣旰食所以為天

下萬世計者至勤且切而國用未充民生罕裕情勢

純廟

積漸一歲非一歲之比其故何哉考諸
之世籌邊之需幾何巡幸之費幾何修造之用幾何
而上下充盈足稱極富嘉慶以來猶徵豐裕士大夫
之家以及巨商大賈奢靡成習較之目前不啻霄壤
豈愈奢則愈豐愈儉則愈嗇耶臣竊見近來銀價遞
增每銀一兩易錢一千六百零非耗銀於內地實漏
銀於外夷蓋鴉片烟流入中國我
帝知其必有害也故告戒諄諄例有明禁然當時亦
不料其流毒至於此極使早知其若此必有嚴刑重

法於將萌查例載凡夷船到廣必先取其必無夾帶鴉片然後准其入口爾時雖有創法視爲具文夾帶斷不能免故道光三年以前每歲漏銀數百萬兩其初不過統袴子弟冒爲浮靡尚知歛跡嗣後上自官紳下至士商以及婦女僧尼道士隨在吸食置買烟具爲市日中咸京等處爲我朝根本重地近亦漸染成風外夷來烟漸多另有躉船載烟不進虎門海口停泊零丁洋中之老萬山大嶼山等處此粵省奸商勾通巡海兵弁用扒龍快船等船運銀出洋運烟入口故自道光三年至十一年歲漏銀一千八百萬兩自十一年至十四年歲漏銀二千餘萬兩自十四年至今漸漏銀至三千餘萬兩之多此外國有用之財填海外無窮之壑易此害人之物漸成病國之憂日復一日年復一年臣不知伊於胡底各省州縣地方錢糧征錢者多及辦奏銷皆以錢易

銀折耗太苦無不賠墊各省鹽商賣鹽俱係錢文交
課盡歸銀兩昔之爭爲利藪今則視爲畏途若過數
年銀價愈貴奏銷如何能辦稅課如何能清如有不
測之用又如何在鴉片所以塞之之法紛紛講求或謂嚴
查海口杜其走私之路固也無如稽查員弁未必悉
皆公正既有數千餘萬之交易分潤毫釐亦不下數
百萬兩利之所在誰肯認真查辦偶有所獲甚屬寥
寥況沿海萬里隨在皆可出入呢羽鐘表與其所載
拔其貽害之本不知洋夷載入呢羽鐘表與其所載
出洋茶葉大黃湖絲通計交易不足千萬兩其沽潤
利息不過數百萬兩係以貨易貨較之鴉片之利不
敷數分之一故夷人之智意不在彼而在此今雖割
粵海關稅不准通商而烟船全不進口停泊大洋居
爲奇貨內地吸食之人刻不可緩自有奸人搬運故
難防者不在夷商而在奸民二也或曰查拏興販嚴

治烟館雖不能清其源亦庶可遏其流不知自定例以來興販鴉片烟者發邊遠充軍開設烟館者比照左道惑人引誘良家子弟例罪止絞今天下與販者不知幾何開設烟館者不知幾何而各省辦此案絕少蓋緣粵省總辦鴉片烟之人據設窩口自廣東以至各省關口聲勢聯絡各省販烟之人其資本重者窩口包送關津胥吏容隱放行轉於往來客商藉鴉片爲名恣意留難勒索其各府州縣開設烟館者頗皆奸猾吏役兵丁勾結故家大族不肖子弟素有聲勢於重門深巷之中聚衆吸食地方官之幕友家人半溺於此未必不庇其同好三也或有曰開種罌粟之禁聽內地熬烟庶可抵當外夷所入積之漸久不致與銀出洋不知內地所熬之烟食之不能遇興販之人用以攬和洋烟希圖重利雖開種罌粟之禁亦不能塞漏卮四也然則鴉片之害其終不能禁乎臣謂非不能禁實未知其所以禁也夫紋銀不能

多由自無與販烟之威販烟之威由於食烟之衆無吸食者加重罪必先重治吸食臣請外洋之烟自不來矣今欲今歲某月日起至明年某月日止准給一年期限戒烟雖至大之癮未有不戢者若一年以後仍然吸食是不奉法之亂民置之重刑無不平允查舊例吸食鴉片者罪僅枷杖其不指出與販者罪止杖一百徒三年然斷癮之苦甚於枷杖若罪以死則臨刑之慘急更若於斷癮之苟延臣擬其情願絕引而死於家必不願受刑而死於市惟皇上明慎用刑之意誠恐立法稍嚴互相攻訐必至誣及無辜然吸食鴉片者是否引到官熬審立刻可辨如非吸食之人雖大怨深仇不能誣枉良善倘果吸食尤亦無從掩飾故雖用刑並無流弊臣查余文儀臺灣志云如啣吧本輕捷善門紅毛製造鴉片誘其食之遂疲羸受制其國竟爲所據紅毛人有自食鴉片者其法集

衆環視繫其人竿上以炮擊之入海故紅毛無敢食
者今入中國之鴉片自英吉利等國其法有食鴉片
者以死論故各國止有造烟之人無一食烟之人臣
又聞夷船到廣由孟邁經安南過境力誘安南人覺
其陰謀立即嚴禁凡有食者死不赦夫以外夷之力
尙令行禁止況我皇上雷電之威赫然震怒雖
愚頑之沉溺既久自足以發曠振聾誠恐畏事之人
未肯任怨明知非嚴刑不能治託言吸食人多治之
過驟則有嘯聚之患今寬限一年是緩圖也在
諭旨初降之時以嚴切爲要我皇上一之旨嚴則
奉法之吏守法肅則犯之人畏一年之內十已戒其
八九已食者竟藉國法以保餘生未食者亦因戒烟
以全身命此諭飭各省督撫嚴切曉諭廣傳戒烟德
也臣伏請諭飭各督撫嚴切曉諭各府州縣清查保
藥方毋得逾限吸食並一面嚴飭各府州縣清查保
甲預先曉諭居民於一年後取其五家俸石保結仍

有犯者准令舉發給予優獎倘有容隱一經查出照
新例處治將互結之人照例治罪至如通都大邑五
方襍處往來客寓飭令牌右准予查察責成鋪店如
有容留食烟之人照窩藏匪類治罪現任文武大小
各官如有逾限吸食者是以前奉法之人敢為犯法之
事應照常加等除本犯官治罪外其子孫不准考
試地方官於定例一年之後如能實心任事拿獲多
起者照獲盜例議叙以示鼓勵其地方官署內及官
親幕友家丁仍有吸食被獲者除本犯治罪外該管
官嚴加議處各省滿漢營兵照地方保甲辦理其餘
管理失察人照地方官衙門辦理庶幾軍民一體上
下肅清無論窮鄉僻壤各必體察詳明使天下曉然
於自當懷刑威德草面洗心則漏卮可塞銀價不致
再昂然後講求郵治詔下內而九卿外而將軍總督
誠天下臣民之福也

巡撫具議令各抒所見條對於是有請稍加罪名者
有請鑄銅為牌當銀者悉留中獨兩湖總督林則徐
言極剴切謂目前因循不辦十餘年後銀日消耗兵
日吸食大為中國患因條上分限投首製具與販處
分諸法為禁物示絕之券
奏云部咨奉各直省督撫各抒所見妥
議章程具奏云臣查由杖加徒已屬從重若逕坐
死罪是與十惡無所分別即於五刑恐不協中一則
以犯者太多有不可勝誅之勢若議刑過重恐訐告
誣扳賄縱索詐之風因而愈熾所以論死之議私相
擬議者未嘗乏人而奮然上陳者獨有此奏然流毒
至訟已甚非常法之所能防而力挽頽波非嚴刑蔑

濟夫鴉片烟非法難於革引難於革犯法之心安得不
立誅心之機正緊諸此斷不至與苛法同日而語也惟
轉移之輩陷溺已深志氣無不昏惰今日常安知來
是吸烟之刑初設雖亦魄驚魂悚而轉思期限尙寬姑
日當嚴刑再斷至期迫而又不免驟斷羅法者仍多一
俟臨時再斷至期迫而又不免驟斷羅法者仍多一
年期中必直省大小官員共矢一心極力挽回問不容
髮期於必收成效先宜絕癮風此法乃不爲贅設茲謹
擬具章程一烟具先宜收繳淨盡也查吸烟之竹杆
謂之鎗具鎗頭裝烟點火之具名曰烟斗凡新鎗斗
不逾口且難過引必其素所習用有烟油漬於其中
者愈久而愈寶之雖骨肉不輕以相讓此外零星器
具不一而足惟鎗斗切難替代而斗比鎗尤不可離
無鎗時以用熟之斗配別樣烟杆猶或遷就一吸若
無斗卽烟無裝處萬不能吸矣今須責成州縣盡力
收繳鎗斗視其距海疆之遠近與夫地方之荒僻戶

口之繁約民俗之華模酌期定數責以起獲示以勸
懲除新鎗斗由州縣自行毀碎不必覈計外凡漬油
之鎗斗皆須包封送該省大吏當堂公同啟封毀碎
無論此具或由首繳或由購買皆許覈作州縣功過
之數若地方繁廣而收繳寥寥者立予撤叅如能格
外多繳舊鎗亦當分別獎勵一將一年之期盡為四
限通加罪名也查重典之設原為斷吸起見各省奉
文之後應由大吏發給告示通行剴切曉諭自奉文
之日起扣至三個月為初限如於初限內改悔斷絕
赴官投首者請照習教之人首明出教例准予免罪
然投首必將家藏烟具幾則餘烟若干全行呈繳到
官出具改悔自新毫無底匿甘結加其族隣保結立
案備查如日後再犯或被告發或經訪聞訊實倍加
重辦其二三四限內投首者雖不能概予免罪似亦
可酌量減輕惟不投首者一經發覺即須加重蓋四
時成歲三月成時氣候不為不久果知畏法儘可改

圖若仍怠忽延遲已非徒杖所可蔽辜四限以內未
首之犯拿獲審實似應按月遞加一等重罪先後投
部核議施行似此由寬而嚴由輕而重不肖之徒如
再不知悔懼置之死地誠不足惜矣一開館與販以
及製造烟具各罪名均應一律加重分別勒限繳具
自首也查開館本係死罪與販亦應遠戍近因吸食
者多互相包庇以致被獲轉少今吸烟已議重刑若
輩豈宜末減應請一體加重自奉文之日起開館者
勒限一月將烟具烟土全繳准將原罪量減拿獲照
原罪辦理地方官於一月內無論或繳或拿均免從
前失察處分倘逾限拿獲犯照新例加重自獲之員
減等議處其與販之徒路有遠近應請三個月不拘
行至何處准赴所在有司繳烟免罪若逾限發覺亦
應論死其繳到之烟膏限同在城文武加用桐油立
時燒化投灰江河匿者與犯同罪至製造烟鎗固多

用竹亦間有削木爲之大抵皆烟袋鋪所製鎗頭鑲以金銀銅錫鎗口飾以金玉角牙閩粵間又有一種甘蔗鎗漆而飾之尤爲若輩所重其烟斗自廣東來者以洋磁爲上在內地製者以宜興爲高恐其屢燒易裂也則口包以銀錫而發藍點翠各極其工恐其屢吸易塞也則又以通以鐵条矛戟錐刀不一其狀奇技淫巧競相傳習雖照例懲辦而製造如故應請概限奉文一月內將所製造大小烟具全行繳官毀化免罪并示諭烟袋什物瓦器以及金銀銅錫竹木牙漆各匠互相稽察如逾限不首及首後再製俱照新例重辦保甲知情不首與犯同罪一失察處分宜先嚴訟近地文武屬員有犯該管上司奉文三個月內查明舉發者均予免議逾限失察者分別議處其本署戚友家丁應勒限一月查明若不能早令革除又不肯據實舉發卽是有心庇匿除犯者加重治罪外應將庇匿之員革職臨審時恐其帶藥丸過引則必

先將身上按名嚴搜然後點人封門如考棚之號各
離尺餘不准交言往來問官亦只准攜帶一丁兩役
不許擅離自辰巳以至子時止須靜對不必問供而
有引之人情態巳皆可出矣何員所審卽令何員照
具切結別經發覺惟原審官是問以上就臣愚見斟
酌籌議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再臣十餘年來禁
戒吸食卽行施藥廖之歷試歷驗
者計有丸方兩種謹繕另單恭呈

上大爲感動召至京面受方畧以兵部尙書佩

欽差大臣關防馳驛至會督撫商辦

廷議販賣吸食皆死著爲令予戒限年有半粵中辦
理已節節從嚴訪緝販戶不遺餘力貨舟往天津官

爲查驗封艙抵津復由官驗啟沿海諸營以兵遞送
駐舟師中路伶仃東路惠潮洋面按月輪截民泊夷
船售私者見卽捕執格殺勿論首令省紳設局勸繳
膏土吸具廷楨先嚴檄州縣實力奉行劾去其吸食
者慮屬吏具文應也則故差其材官分出而坐催之
民俗騷擾熬驗於官日以百計瘐死者衆誣首之風
四起因有條陳儆保甲法爲五家互結者然後良民
得自爲聯保

時查辦嚴鄧公明知騷擾而轉有假是
以動民使永戒痛絕之意派及材官原

不得已之權宜也省中兵役裁贓肆害旦夕詐索絡繹於道皆雇工賤役巨販率以賄縱獲者寥寥外縣武弁尤藉以居奇草木皆兵幾無寧宇黃埔本番馬近海村落夷船所聚泊處不能無所蓄鄧公密調順德令威昌夜挈兵役往搜鄉人以番令張錫蕃不至意其偽遽出拒遂傷官役予下鄉收繳還言諸鄧公乞勿過為操切宜聽五隣結保以為究竟遂令予補贖上之紹興名士胡蕃方就幕潮陽以為是雖變通古法而不可行於湖郡慮鄉有土賊將負隅以抗而卒亦如此議行矣當諭旨嚴切時高要廣利墟素有積由此越梧州開灌輸西粵有旨切責益條奏者以廣利有小澳門之名故也鄧公既拘關吏並以責高要令無所得乃召予入署示以軍機字寄語次第下予亦感動為購得墟舖之為營土窖以藏者列其舖號以入會令繳十顆至忘撤所記舖名對驗正中又實以泥沙詢悉由更保查起者於是令

候補知縣言良鈺往予勸公事苟辦幸勿以人命爲功良鈺首肯終事拘一火者奏覆乃已墟舖之藏者凡十餘家各以地道入時有由皆則徐未至前事也渡分寄以函官至令亟避者

凡大班始至具盛服帶劍候謁洋商三日而後見自夷性日驕戾廢此禮久商之所以投夷好者無乎不至勾通府幕官有舉動夷輒先知又慮大班遇事挑斥益低首下心委婉而承順之商賢愚固不一然利夷之利則人有同情夷遂得而持之矣公司局散費省不復以官來大吏惡其水梢素橫散商無所統一

諭使仍派夷官自理逾年卽以啤嘮啤至欲設審判
署辟屬自助未報遽入出其國文將面投總督商代
呈不許遣廣州副將偕守詣詢亦秘不以來意告遂
禁其火食懼而出旋憤極而死於澳十六年繼以義
律已懲前事初至極恭慎再請而後入居夷館稱遠
職蓋英俗貴所都蘭崙人義律籍其國屬的賒士小
島於國實疎逖利權非其所專遜大班遠甚故自抑
不敢肆如此西夷於卦方屬兌俗重女子從師就學

一同丈夫嫁則跬步弗離事必順而聽焉土風然也
義律素敬服其妻生一子矣此來謂招自中國駐粵
必久携以至然亦但治其船梢未嘗與聞貿易蓋來
者皆其民之貨貨出入盈歉皆所自主非復向者之
官六民四屬諸公司大班也十九年正月則徐旣抵
粵詳考禁令訪悉近年情事與夷商輕藐所由來
林公
前官蘇撫得士心江蘇郭桂船庶常書院中所最賞
識者豫厚菴堃來椎粵市聘就幕中會予應聘總修
粵海關志署牘錄發出其手林公未度嶺開以役迎
諸領州郭亦附書以迓知予先在海防書局所有諸

國稟件禁令及沿海要隘諸管縣界域道里墩營礮
械皆有錄存圖繪於是諄囑予摘其收要有關海事
暢爲圖說爲羔鴈獻先是林公官杭嘉觀察見予所
著書謬承獎借至是就局中錄爲巨帙授郭獻之予
方由越華院遷隣舍以備行
嚴責首商商衆咸畏服
轅公遇而先下顧談極暢

隨札諭夷商速繳禁物委曲開導時夷商聞中國法
在必行往日售私最多者曰喳噸已先遁出伶仃次
則噸哋尙徘徊未去則徐以義律領袖諸夷預示以
將來繳盡宜出具夾帶者人正法貨入官甘結乃可
不斷市易爲諭四條
諭云一論天理應速繳也查爾
等數十年來以害人之鴉片騙

人錢銀前後所得不知幾萬萬矣爾則國私而專利
八則破產以成生天道循環能無報應乎及今繳出
或可懺悔免殃否則惡愈深而孽愈重爾等離家數
萬里一船來去巨海茫茫如雷霆風暴之災蛟蛇鱷
蟒之害刻刻危機天譴可畏我大皇帝威德同
天今要杜絕鴉片是即天意要絕鴉片也天之所厭
誰能違之即如英國之人犯內地禁令者前有大班
喇嘛佔澳門隨即在澳身死道光二十四年昨昨
闖進虎門旋即憂懼而死嗎哩暗捕弄是年亦
死此外凡有不循法者該夷同國而遭重譴或未回
復受冥誅各國新聞紙中皆可記載天朝之不可
違如是爾等可不凜懼乎一論國法應速繳也聞爾
等國禁吸食鴉片者處死是明知鴉片烟之害人也
若禁食而不禁賣殊非想道若禁賣而仍偷賣是爲
玩法况天朝販賣之禁本處吸食爲尤重爾等雖
生於外國而身家養活全靠天朝且在內地之日

多住爾國之日少日用飲食以及積蓄家財無非
天朝恩典比之內地百姓更爲優渥豈非爾等於
天朝之德轉不知悔懼耶從前鴉片雖禁尙不加
嚴刑則是天朝寬大之政至於爾等私下販賣亦
不十分罪究今則大皇帝深惡而痛絕嗣後民
人不特賣鴉片者要死而吸食者也要死都是爾等
害之豈內地民人該死而爾等獨不該死乎今仰體
大皇帝柔遠之心姑饒爾等之死只要爾等繳
清烟土出具以後不夾帶甘結如有再帶入口人
正法貨盡繳官還是宥既往而敝將來何等包含
厚且無論爾歷年所賣鴉片不計其數就論上年帶
來鴉片偷賣去的諒亦不少爾僅將躉船之現存者
盡數呈繳已極便宜那有再讓爾等多賺銀錢更誘
內地民人買食以陷死罪之理恭查大清律例內
載凡外人有犯並依律擬斬等語從前辦過夷人
罪如打死人償命之類都有成案試思打死一命不

過衅起一時尙當依律抵死若販賣鴉片直是謀財害命況所謀所害何止一人一家此罪該死乎不該死乎而尙不思速繳烟土以免其死乎爾等細思之一論人情應速繳也爾等來廣通商利市三倍凡爾帶來貨物不論粗細整碎無一不可銷售而內地出產不論貨物可吃可穿可用可賣者無一不聽爾搬運不但以爾國之貨賺內地之財並以內地之貨賺各國之財即使斷了鴉片一地之財而別項買賣正多睦其三倍之利自在爾等仍可致富既不法又不造孽何等快活若必要做鴉片生意必應斷爾貿易試問普天之下豈能更有如此好馬頭乎且無論大黃茶葉不得卽無以爲生各種綠斤不得卽無以爲絨卽如食物之白糖冰糖桂皮桂子用物中之銀朱騰黃白若樟腦等類豈爾各國所能無者在中原物產充盈儘可不需外洋貨物若因鴉片而閉市爾等全無生計豈非由於自取乎況現在鴉片無人敢買爾等寄

在薏船按月有租賃之價日夜有防範之工豈非多
此枉費一遇風狂火熾浪湧潮翻沉沒燒燬皆意中
事也何如呈繳而得優償乎一論事勢應速繳也爾
等遠涉大洋來此經營貿易全賴與人和睦安分保
身或可避害得利爾等售賣鴉片貽害內民正人君
子無不痛心疾首甚至與販吸食之人置之於死皆
由爾等而起卽問里小民多抱不平之氣衆怒難犯
甚可慮也出外之人所持者信義耳現在各省皆待
爾等以信義而爾等轉毫無信義於心安乎於勢順
乎況以本不應賣之物當此斷不可賣之時爾等有
何爲難有何恨惜且爾等國不食勢難帶回若不繳
官留之何用既繳之後貿易愈旺禮貌愈優豈非爾
等之福也本大臣與督撫兩院皆有不忍之心故不
憚如此苦心勸諭禍福榮辱皆由自取勿謂言之不
早又籌辦內地興販吸食者先以所訪積年販戶下

司行拘頒結式令四民互保海口船戶亦編澳甲書

名帆上以便稽察

當時章程十條一吸食者立限斷引省城以二月為始截至三月底

止外府州縣以奉文日為始勒限兩月一體戒斷其有舊好烟土烟膏烟槍烟斗及一切零星器具一概准其繳官不問姓名但不得稍有隱匿所繳烟槍必須辨明真偽外已純熟中賣烟油者為真以新竹灌烟土烟膏為偽至於窰口與販烟館等項人犯若不將烟土烟膏首繳到官及至被入告發或線人引拿獲真贗實據定當盡法懲治並以本犯財產籍沒變價賞給首告及引拿之人誣者反坐一有人告發或現犯供指或線人密首應行進屋搜查贓據者其夾帶栽贓之弊固不可不防而謠言鼓惑之風亦不可不戢嗣後遇有應行入室搜查者文武各官須親帶兵差甫經進門先將帶去兵差逐一搜檢明白仍於

出門時當衆照前搜檢裁駐搜竊二弊均無所藉口
矣一大小文武官員許其所屬稟首廣開指揭之門
非縱其凌長犯上也直指告罪人耳沿海營弁更難
保無得規狗隱售私吸食諸弊嗣後無論地方益務
文武官員其屬下有吸食或包私者該管上司代爲
狗庇一併嚴叅其上官有吸食或包私者屬下果能
切實稟揭熬審不虛分別記功獎勵拔補一各州縣
奉文之後勒限兩月收繳烟槍烟土器具應責成該
州縣分都分圖由城及鄉挨次編查保甲以塞其流
敦請紳士爲之綜理再由紳士選舉各鄉公正矜耆
分段編查赴縣具領門牌底冊詳細填註其有不能
相信者鄉不許於該戶名下註明不取保字樣地方官卽
將各鄉不敢保結之人另立一冊限日搜查無實據
者再責成該管族黨正副立限確查切實保結倘仍
前不敢擔保立卽嚴拘訊究一月若再觀望遷延則其
生員有吸食鴉片者予限兩月若再觀望遷延則其

情罪實較齊民爲重卽責成教官逐一挨查轉報地
方審明實據立卽詳革治罪教官查核學冊隨意撥
派五人互相聯保各於冊內詳註互保姓名事竣申
繳備案至捐職及貢監生令各州縣細查擋冊開明
人數造冊移送教官諭令生員各保所知倘生員未
能盡悉不肯據保卽責成已經保過之捐職貢監保
其同類其無保之人查訊熬驗一兵丁吸食精神筋
力疲憊不堪亟應明定章程嚴加考驗以除積弊而
肅戎行每五人爲一冊聽候委員熬試一幕友官親長
不敢保者另立一冊聽候委員熬試一幕友官親長
隨統於兩月限內將署中有無吸食之人出具切結
屬員申送上司同官互相咨送以憑查考經承小書
各班差役亦應責成本官設法查禁亦隨便指撥五
人互相派保一粵東中西三路口岸出洋之艚船
拖風渡船泥船以及蝦筍等項或攬載私貨與販吸
食或貪圖微利接濟奸夷責令該口岸澳甲編號造

冊呈送該管衙門飭令五船互保將無人保結之船
另造一冊隨時挨次搜查究辦即或查無實據亦應
編入岸地交保約束不准再令駕駛出洋其內河大
小船隻以及蛋家漁船均責成地方官一體查辦倘
有客商違例夾帶吸食該船戶前赴沿途地方官
密行首稟一船有煙三扇或一二扇書寫大字三行
中一行寫某州縣某人姓名左一行寫某字第幾號
右一行寫第幾甲第幾牌一客寓寺觀伙店設立循環
時寄寓之人應由地方官責成廟祝店主設立衙門
號簿詰詢里居姓名詳細註冊每五日送該管衙門
考核許該廟祝店主隨時密首一名客商過關投稅
勢難一打開盤驗責成行戶經紀人等逐一檢查
到關即將貨單保結呈繳關口委二月初十日義律
員核對圖記相符然後抽查貨物

自澳入省欲挾嘔哂私逃以爲匿處澳門或下船次

皆無如我何也則徐偵知撤其買辦調集巡船圍泊
夷館後查截嚴緊使無從下河而後斷獵德防其遠
遁十四日義律計無復之乃請就夷樓黃埔及旋洋
躉船所有合二萬二百八十有三箱盡數呈繳聞繳數雖
多然中有內地人先向夷樓交銀取單未及載運者
又有上年由粵赴天津以港口查辦嚴不敢入因而
原船帶還仍借放躉船者似非盡英夷之物然據澳
門月報一云繳與中國值魯碑二千五百萬兩一云
繳銷破費一千二百五十萬員皆以所繳數核算魯
碑值半員兩數相符是并借放者亦作該船物矣
則徐親赴虎門驗收凡二百三十七萬六千二百五

十四斤以箱凡百二十斤計轉浮出所呈數外奏請
派員解京得

旨令在海口銷毀俾軍民知所震畏乃開池引鹵水

入隨投隨夾以石灰俟其揚沸旋自糜爛

事後因免
解京有疑

及所繳中多空箱者不知義律當時實盡繳無存林

公帶同官役萬眼同觀且委員下船收繳亦開箱點

足無空 蘆船既空所載恐其聚泊生事逐使還國

箱事 必重載而後可行蘆船止旋泊載私半屬做壞之船

非修不可駕駛時市尚未禁斷而散商買貨有時必

以原船運出蘆船實無貨可載一時難以開行逐之

焚之皆難驅使去其時舟師奉公又不敢稍作疎懈

長風月已

夷人所以謂林公不知續至者亦令續繳甫至聞卽外國情事者此一端也

開行者免其窮追此繳烟始末也溯考康熙中鴉片入口以藥材收稅來尙無幾厥後惡吸食傷人除其稅而禁之嘉慶中私販日盛稍加食者罪摘總商頂戴雖歲具季結總屬具文始則屯於澳門自香山葉恒樹得罪乃改囤黃埔船既慮內河受制又租船而盡躉於伶仃急水等洋每製出卽載至新埠陸續來粵源源輪運售銷來數馴至莫可窮詰道光十三年

後歲至者已七千餘箱至是且萬有六千餘箱矣當
阮元官總督時知流毒日深終必決裂而內地商民
資以求食欲操其本而無從也則密奏暫事羈縻徐
爲之計無如代者漸積因循李鴻賓創設兩廣巡船
道光六年而月規反從此起水師關口視爲利藪內匪
私製船形如蟹百漿飛運謂之快蟹代爲灌輸行無
曉夜遇查捕僅十之一不能避則以礮抗兵船遇之
亦不復向問外洋運米入濟例免征税夷埠米至較

多往往因而夾壓米船以入盧坤知巡船積弊立令

裁撤

十二年事

已不可及廷楨始至以中軍副將韓肇慶

言之

十七年事

肇慶佈其屬如蔣大彪倫朝光王振高徐

廣梁恩升保安泰輩假查爲縱時取蘆船數百箱間
自出所得規貲易紋銀爲報功地肇慶轉緣是獲擢
總兵

賞花翎每指文員規費語其徒實皆假名以入已橐
廷楨但見報獲悉至以爲實效可覩無可起疑且易

紋銀爲私貨賍貲繳公至巨萬變幻更出意外事固甚秘卽有聞見亦疑信參焉無敢質言者實不虞肇慶之相負至此也林公在道未至鄧公爲予言云少具可用卽爲戒絕之証殊不知具雖繳而凡可借以爲吸而食之者皆具也時方在二堂右僉押房隔案坐因指硯側水盞曰譬諸禁茶茶碗繳盡猶可以此盞爲飲具正源之法却不在此惟互結一法尙可行於鄉里可先敍其意行之予旣陳五家互結續末并及兩廣船名目請因便核查益凡送京報船之往來北江者其額必書兩廣報船粵人因亦稱曰兩廣船與海口巡船名目相同但報船止從內河往返連州江口挾私或有或無卽有亦屬零星原無與查辦其時公乃密令馮弁者至報船泊處詳訪至再不可謂

不隨知隨辦無如神猾之彌縫能出意料外海口兩
廣船名日向未入公耳也聞規費之歸營員者每借
節署爲言尤荒謬可髮指者則其如訛言及三公子
無名氏題壁詩僅從耳食又有月錢三萬六千金及
何時鐘室誅韓信自昔銅山屬鄧通語鄧公聞之惡
其無根訕謗因有查辦從嚴不利食者致作爲詩歌
之奏及至奉旨查拘又不欲爲已甚時關署有
令江陵罷官在幕者以所聞作者姓名告固謂得諸
傳聞非有所証據也先是公甫至粵屬其門下陳舍
人鴻輝爲覓品學兼優之士爲公子師舍人轉訪於
予予以其人並南海林學正伯桐薦公命取閱所著
書義其入方館嶺席人豐爲書答予使辭之而感公
知已之意洋溢楮外予以書呈至是已四年矣公偶
言及作詩事予背誦前書感激語由是釋然其延林
時公子方舞象授經之暇輒講古禮無故不令入內
署書房門在二堂庭左設老役守之署內人且不得

入入則公自房窓一望卽見迨西省閱兵去更恪守
館規旬日不入一日童子出請向師揖告片刻假林
悉其荒業也笑謂盍學書乎遽逡巡還座頃之官戚
有長輩者入言今日其先夫人木主奉安里第署中
亦同時行禮林乃撫然曰何不質告幾誤矣其醇謹
率教如此林知之最悉林故恭謹通儒歿後縉紳舉
祀鄉賢言動皆爲人信每談此未嘗不衝冠也後林
公令觀風諸生陳積弊各書所知於片紙數百人無
一言及公子者可見則徐因其鄉人之久於粵者習
公論之自有在也
聞水師得規故縱之說乃選集會城粵秀越華羊城
三書院肄業生數百人爲觀風試假學政考棚局而
考之卷夾條紙開四事爲問
四事一大窪口所在及
開設者姓名一零星販

戶一令各就耳目所及指出而不書已名於紙片一
斷絕禁物法卷冊先由監院教官備送前一夕預傳
刻匠以三鼓刻印留於行署詰朝
乃出點名後諸生見條紙始知
於是諸生各以所

聞詳書於紙則盡悉屯戶姓名及水師賄縱報獲獻

功欺朦大吏狀商之廷楨奏褫肇慶職盡發遣其屬

弁

當時林公有嚴議至死罪之意予從容謂欺罔者
當不止此數人後修以鄧公故輕之然當訊諸人

鄧公適至婉却之直告以方訊罪弁有所商請
先詣巡撫署相待林公亦隨至始終無私言也惟恩

升僞爲目疾禁未起解奏定賞繳烟夷船茶葉計箱

給五十斤

每石茶稅銀二兩五錢洋行會館石抽銀
六員至九員不等有公司時洋商包餉費

至六兩七錢歸時沿途海口七八處皆有稅至英國則每茶十二兩納三錢七分五釐較原值已加一倍并水脚與武夷買價已及數倍矣此出自恩賞雖五十斤然彼所得已不薄則徐探知

夷埠烟稅最重歲留充孟阿臘經費有餘盡收歸國庫王享其厚利久矣今中國雖禁絕吸食而來源未斷是當責諸其王王果恭順

天朝卽宜在彼先禁栽種此後私產不前庶可永享

樂利於是會督撫銜照會英國予言於林公謂宜奏請勅諭且引乾隆嘉慶兩貢並頒以賜勅皆有使臣可帶今既不

公以前次之

人往事當敬慎不如由大臣照會爲當惟慮義律未必肯代寄予舉康熙中賜勅俄羅斯亦慮及

邊目阻隔因荷蘭人至交其轉行齎發此次似可交西洋在粵舟令其代寄並慮義律懼

王以已不善辦理受責辭不肯收收亦浮沉文旣未

達終無實耗乃繕封數十按其在粵國船及他國船

之必抵其蘭崙城者船與一通使歸投焉以期必至

照會云照得天道無私不容害人以利己人情不遠孰非惡殺而好生貴國在重洋二萬里外而同此天

道同此人情未有不明於死生利害者也以天朝四海爲家大皇帝如天之仁無所不覆而遐荒

絕域亦在並生並育之中廣東自開海禁以來流通貿易凡以內地民人與外來番船相安於樂利者數

十年於茲矣且於此大黃茶葉湖絲等類皆中國寶貴之產外國若不得此卽無以爲命而天朝一視同仁許其販賣出洋絕不靳惜無非推恩外服以天地之心爲心也乃有一種奸夷製爲鴉片烟夾帶販賣誘惑愚民以害其身以謀其利從前吸食者尙少近則互相傳染流毒日深在中原富庶蕃昌雖在此等愚民貪口腹而戕其生亦屬孽由自取何必爲之愛惜然以大清一統之天下務在端風俗以正人心豈肯使海內生民盡甘心鴉片並吸食之人一體嚴行治罪永絕流傳惟思此鴉片並係貴國所屬各部內鬼域奸人私行造作等毒物係貴國令其製賣但各國之中亦只數國製造自非貴國王令其製賣但各國之中亦只數國製造此物並非諸國皆然稔聞貴國不准民人吸食犯者必懲自係知其害人故特爲之厲禁然禁其吸食何如禁其販賣並禁其製造乃爲清源之道若自不食而仍敢製造販賣引誘內地愚民則是欲己之生而

陷人之死欲己之利而貽人以害此皆人情之所痛恨天道之所不容以天朝力振華夷何難立制其命而仰體聖明寬大自宜告誠於先且從前未有公文移會貴國王一律嚴禁則猶得誘爲不知今與貴國王約將此害人之鴉片永遠斷絕我內地禁人吸食屬國禁人製造其從前已經造作者貴國立卽頒行接盡投之海底斷不許天地間更有毒物非獨內地民人不受其害卽貴國民人既有造作安知其不吸食果並造作而禁之則該國亦不受其害豈不各享太平之福益昭貴國恭順之忱如此則明於天理而上不致降災協乎人情卽物亦能感化況內地既經嚴禁無使吸食卽使該國製造終亦無處可賣無利可圖與其虧本徒勞何不改圖別業況內地搜出鴉片盡行付火油燒燬再載他貨難免玉石俱焚是不能一體燒燬恐船內所載他貨難免玉石俱焚是利不得已而害已形欲害人而先害已也

所以臣服萬國者正有不測之神威毋謂言之不早也貴國王接到此文卽將各海口緣由速行移覆幸勿諛飾支延道光
十九年二月 日 遴隨員知府余保純劉開域出虎

澳門頒式各國使合漢夷字繕結諸國皆如式繳送義律請令隨員入澳會議禁烟章程因請此後聽其國船至卽收泊於澳門由澳卸載不經虎門則徐以澳門西洋船舊有定額非英船可得援照如不入泊黃埔海關從何徵稅私貨從何稽核嚴詞批駁義律言旣不准收泊澳地便無章程可議遽負氣繳還所

賞茶斤堅不具結盡止其國來船候王文至方放入
口蓋其時義律先附阿釐爾船以繳烟中國列所繳
數并開應償商本一切馳稟其王別繕會單十有七
紙付其庫官令照在粵原約按十二個月限期出庫
款給還商繳原價俟商歸領船未至而所都蘭崙城
已於六月二十日風聞其事矣

彼國七月十三日海國圖志義律繳與

中國鴉片共計二萬零二百八十三箱值魯碑二千
五百萬箇麻爾注存舊鴉片一萬二千箱值魯碑七
百二十萬箇存新鴉片二萬三千箱值魯碑一千一
百五十萬箇孟阿拉存舊鴉片八千箱值魯碑三百

二十萬箇孟阿拉新鴉片二萬二千箱值魯碑八百
八十萬箇總共值魯碑五千五百七十萬箇該五百
五十萬棒有奇十二月到蘭頓之茶七萬包當賣
去五萬八千包存下一萬二千包未賣所存下之茶
內有一半係帶茶葉進口之人收起奈價甚高賣出
之茶葉比十月間價更貴後因買者日少價錢漸已
減落前月十六日接得印度信來說自七月間廣東
已將英國貿易停止遂致茶葉價值又復長價至前
月下句傳說國家要與中國打仗茶葉價更增長自
後市上賣茶之人皆囤積不賣買茶之人到外購買
毫不能得以致下等之黑茶綠茶亦如常時好茶并
工夫茶一樣價值又繳烟時鴉片價值每箱不過
洋銀二百五十員何各英國人將烟賣與義律呈繳
之時又索價每箱五百員之多欲望英國庫中償補
之故義律以待命為請其不敢具結也實稔知南洋

息辣新嘉坡諸市埠積頓鴉片尙多運至伶仃者方
源源不絕自憚人疎職小無與援於國倘一遵中國
結狀則來者貨没人殺皆出其手爲指顧間事而彼
國尙未之知肩任重大用是籌之愈決持之愈堅上
鄧制府書云日昨摺謁轅輅飽德醉醇三爵而退入
城已及更深矣逾分之愛敢尋常稱謝而已耶
欽使籌辦海禁極爲嚴密周詳通國所樂爲祝頌刻
下出駐虎頭門令劉余兩隨員勒取義律結狀堅不
我從固屬頑梗然在鄙見論之就使彼能具結亦不
過一時虛應故事耳揆之欽使生平實事求是
之意似有尙宜細思者事繫中外大防生民至計苟
蕘一得弗敢避嫌緘默益將求內地無鴉片之傳染

必外邦無鴉片之栽種而後可鴉片之來自開關已
入稅則今權冊未去其條但從前止供藥料後嗜食
衆銷流廣則製造多其勢然也英夷自乾隆初年攻
據孟阿臘卽古印度海口駐守至今凡租地開花取
汲出口四徵其稅所以資於鴉片者甚厚彼壤地爲
里有限而鴉片乃日出無窮非土番捨耕耨而專種
罌粟不能多至於是其來也先國之於新埠山新埠
而運至零丁洋外之躉船隨卸隨載隨賣隨補源源
不絕情形如是今具結之後能日陳兵於口岸爲之
迎而搜之乎縱設法令不入虎門而自老萬山外蔓
延諸省灌輸內地者安所底止日前雖繳燒淨盡恐
不轉盼而航帆至者卽以結具禁解而窺伺且接踵
矣故善後之策實難計其萬全不如明白宣諭使義
律速返報國王俾切諭其酋謂中國旣禁令誓斷
絕而後止將來必失利而他貨亦隨以入官夷商
卽從之受法種種窒碍利害懸殊今中國一視同仁

特予以三年期限令外邦種植鴉片舊壤得以立行
改種禾稻架非之屬凡地性所宜可資生夷衆者聽
照未有鴉片之前就地栽植以所出代鴉片而贍生
計語既迫切時尚從容貪利之邦宜知去害一俟三
年期滿孟阿臘生計有資鴉片既不製造則來商自
無從獲罪至此方爲盡絕根株尙恐義律未明大體
不敢遽達其王似宜加以照會彼方圖天朝之市
易懼行法之嚴峻安在其不能如響斯應乎在
欽使集思廣益飲食教誨數月於茲相待洵爲至厚
每思抒忱獻悃覓便進言惟是遠駐海壖面陳無自
且海禁一役大人與中丞公同辦理未便越竇用謹
披陳於左右曩者繕稟請永禁烟以五家互結之法
當奉行司候通兩省當時所識潮陽幕客胡君畫堂
者來函以地多土城奉行頗窒見商始知通行文件
均聲及稟陳之由自問職僅課文爲公越分每一念
及時抱悚惶茲可否仍作密商勿令宣露權衡有在

伏乞 延至五月會有英船水手毆斃村民於尖沙嘴

者正嚴勒取結怒其藐抗報至更令交兇犯訊抵義

律購緝正兇自拘集其起事黑夷五人聽官查勘尙

未敢遽形悖逆也雍正中總督奏溯查自來內地殺夷人多而夷殺內地人少緣夷人

犯罪畏交省禁而地方官亦畏不能交禁受處分於是任其設法消弭轉非所以畏服外夷請嗣後免其

交禁令夷目拘犯禁於澳門夷監而委官赴澳會訊取供俟部覆處決仍委官往監視行刑自是夷殺人

無交省則徐恐義律久居澳門得與西洋人交結爲禁之例

奸諭以英商在澳原爲屏擋貿易今貨船既不入口

頁多門言
無艚可開無貨可售逗留無謂令其概行遷出下令
禁絕入澳蔬食西洋人懼爲所累莫肯爲英人居停
義律不得已携其妻若子率住澳英夷五十七家倉
卒下海暫出尖沙寄泊由是諸夷怨甚其國舊設護
貨船兵隨貨至大者護以二船小者一船貨入留兵
外洋英夷既出澳夷代請將躉船盡遣去夾帶者貨
充公而人不殺謂西洋向不知有斬殺例也則徐以
所請不與內地辦法及各國結語畫一斤之保純屢

促義律具結義律轉以結則已受累故開誠以告保
純亦無以難也遂勸其自請船至口岸泊候盤驗意
以爲夷商畏盤失貨臨時將卽甘自投結可省口舌
也義律未明其用意所在謂私但入官仍未至正法
可行也欣然從之旋具牘代請爲則徐駁飭事已不
行而義律誤以爲委員許之矣旣知仍需結怨大吏
反覆羣夷因聳義律督護貨兵與我舟師抗數自易
其官名自是始決意內犯洋面皆出舟師帶小舟載

引火物燒其躉船之不肯回國者八月初五日英夷
所雇呂宋墨爾咩那二桅躉船泊潭仔洋售私舟師
二率二火船至首尾夾燬頃刻燒盡夷衆下水逃者
悉撈獲九月晦義律率其得忌喇士等貨船三與夷
卑應招新至兵船二赴九龍山礮臺索食突攻我師
船叅將賴恩爵礮擊之燬其三桅船一夷駕三板駛
近助戰皆中於礮餘退泊尖沙嘴昧爽復配械於三
板再至亦被擊旋自駛退諸夷譁以爲怯是日適有

英船繕結紙求入者二義律揮其兵阻之先二日英

兵船二自澳來至穿鼻洋兵目士密

譯稱吐密今據其新聞紙投

詞虎門請停攻燬尖沙嘴船俟其國信至事卽定約
其船退三里候批提督關天培仍責令交兇原封擲
還隨領五船巡洋士密誤疑專以戰出也遽燃礮迎
擊師船拒之閱一時久天培身先士卒挺立桅前揮
四船同時礮擊值風潮皆順壞其奉倫船頭鼻夷兵
多落水死時提督本以巡洋出船樹紅旗官弁儀幟

也夷商居粵久者習見之不爲訝異蓋西洋無事船
旗皆白進戰則改用紅者迨易黑旗則死鬥矣士密
初至具稟自謂意本無他忽見師船出且用紅旗以
爲來挑戰也故先開礮旣敗卽與義律秧馬禮信官名
說見下同駛避於尖沙十月初又來攻尖沙嘴比官浦
山礮臺接仗凡六次卒爲舟師擊斃無算凡淡水泉
脉皆守以兵或下毒物英船不敢聚泊遂相將出旋
外洋事

聞賞天培福員阿巴圖魯名號十一月初八日

詔英夷反覆先放大礮未卽絕其貿易不足示威卽使此時出結亦難保無反覆情事茲屢次抗拒仍准通商殊屬不成事體區區貨稅何足計論彼自外生成尙何足惜着林則徐等酌量情形卽將英吉利國貨貿易停止船隻盡行驅逐不必取結兇犯亦不值令交出着出示列其罪狀宣布各夷倘敢包庇潛帶入口從重治罪則徐時方駐海澱接奉字寄卽爲曉

示軍民通諭諸國而還

前九龍之奏奉有不患卿等孟浪但患過於畏

批諭

蕙摺內苟知悔悟儘許回頭語奉

硃批云不應

如此悉失體制奉法者來之抗法者去之語奉

硃批云未免自相矛盾恭順抗拒情雖不同究係一國之人不應若是辦理十二月賞賜林公福字

有楷昔

玉音云願卿

適大理寺卿香山曾望顏

福壽日增永為國家宣力

條奏夷情反覆請封關禁海設法剿辦澳夷貨物亦

請定限制下廣東大吏議奏則徐等以別國貨船皆

遵例呈結查無夾帶乃准開艙惟英船屢諭不遵是

以驅逐今若將未犯法者一同拒絕事出無名且米

利堅佛蘭西外餘皆仰英夷鼻息彼榮此辱此中控
馭可以夷治夷廣東人以海爲主不准出洋勢卽不
可終日奏覆而止奏云查粵東二百年來准令諸夷
互市原係推恩外服普示懷柔並
非內地賴其食用之資更非關權利其抽分之稅況
自上冬斷絕英夷貿易以來諭旨區區稅
謨訓中外同欽臣等所有秉
銀何足計論大哉將各外國在粵貿易一律停止
承無所用其瞻顧惟將以封關禁海之策一以絕
則有尙須從長計議者竊以來源雖若確有把握然
諸夷之生計一以杜鴉片之來源雖若確有把握然
專斷一國貿易與概斷各國貿易理度勢迥不相
同蓋鴉片出產之地皆在英吉利國所轄地方從前
例禁寬時原不止英夷販烟來粵卽別國夷船亦多
以此爲利而自上年繳清蘆船烟土以後業經奏奉

恩旨概免治罪卽未便追究前非此後別國貨
船其不遵具切結層層查驗並無夾帶鴉片乃准進
口開船惟英吉利貨船聚泊尖沙嘴不遵法度是以
將其驅逐不准通商今若忽立新章將現未犯法之
各國夷船與英吉利一同拒絕是抗違者擯之恭順
者亦擯之未免不分良莠事出無名設諸夷稟問何
辜臣等卽礙難批示且查英吉利在外國最稱強悍
諸夷中惟米利堅及佛蘭西尙足與之抗衡然亦忌
且憚之其他若荷蘭大小呂宋連國瑞國單鷹雙鷹
等國到粵貿易者多仰英夷鼻息自英夷貿易斷後
他國頗皆欣欣向榮蓋逐利者喜彼拙而此贏懷忿
者謂此榮而彼辱此中控取之法似可以夷治夷使
其相間相睚以彼此之離心各輸忱而內向若概與
之絕則缺望之後轉易聯成一氣勾結圖私左傳有
云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我朝之馭諸夷
固非其比要亦罰不及衆仍宣示以大公且封關云

者爲斷鴉片也若鴉片果因封關而斷亦何憚而不
爲惟是大海茫茫四通八達鴉片斷與不斷轉不在
乎關之封與不封卽如上冬以來已不准英夷貿易
而臣等今春查訪外洋信息知其將貨物載回夷埠
轉將烟土換至粵洋並聞奸夷口出狂言謂關以內
法度雖嚴關以外汪洋無際通商則受管束而不能
違禁不通商則不受管束而正好賣烟此種貪狡之
心實堪令人髮指是以臣等近日不得不於各海口
倍加嚴拿有一日而船烟並獲數起者可見英夷貨
去烟來之言轉非虛捏不然以外洋風浪之惡而英
船仍不肯盡行開去果何所固若如原奏所云大小
民船概不准其出海則廣東民人以海面而爲生者
尤倍於陸地故有漁七耕三之說又有三山六海之
謠若一概不准出洋其勢卽不可以終日至謂捕魚
者止許在附近海內此說亦雖近情然既許出洋則
風信靡常遠近難定又孰能於洋面而阻之卽使責

令水師查禁而晝伏則夜動東拿則西逃亦莫可如何之事臣林則徐上年刊立章程責令口岸澳甲編列船號責以五船互保又令於風帆兩面及船身兩旁悉用大字書寫姓名以及里居牌保惟船數至於無算至今尚未編完繼又通行沿海縣營如有夷船竄至該轄無論內洋外洋均將附近各船暫禁出口必俟夷船遠遁始許口內開船其平時出入漁舟逐一查驗只許帶一日之糧不得多携食物若銀兩洋錢尤不許隨帶出口庶少接濟購買之弊至大黃茶葉二物固屬外夷要需惟臣等歷查向來大黃出口多者不過一千擔緣每人所用無幾隨身皆可收藏且尚非必不可無之物不值爲之厲禁惟茶葉歷年所銷自三十餘萬擔至五十餘萬擔不等現在議立公所酌中定制不許各夷逾額多運卽爲箝制之方然第一要義尤在沿海各口查拿偷販出洋否則正稅徒虧而漏卮依然莫塞是以制取之道惟貴平允

不偏始不至轉生他弊若謂他國買回之後難保不
轉賣英夷此卽內地行鋪互售尙難家至日見而況
其在域外乎要知英夷平日廣收厚積本有長袖善
舞之名其分賣他夷獨牟餘利乃該夷之慣技今斷
絕貿易之後卽使從他夷轉售一二亦已忍垢蒙恥
多喫暗虧譬如大賈殷商一旦僅開子店寄人籬下
已覺難堪惟操縱有方備防無懈則原奏所謂該夷
當畏懼而求我者將於是乎在矣至於備火船練鄉
勇募善泅之人則臣等自上年至今皆經籌商辦理
惟待相機而動卽各山淡水上年本已派弁守之始
則夷船以布帆兜接雨水幾於不能救渴繼而覓諸
山麓隨處汲取不窮則已守不勝守似毋庸議總之
馭夷法宜剛柔互用不必視之太重亦未便視之太
輕與其涇渭不分轉致無所忌憚曷若薰蕕有別俾
皆就我範圍而且用諸國則不啻毆魚此際機宜不
敢不慎況所杜絕者惟在鴉片卽原奏亦云凡有夾

帶鴉片夷船無論何國不准通商則不帶鴉片者仍
皆准予通商亦已明甚彼各國夷人原難保其始終
不帶若果查出夾帶應卽治以新例不但絕其經商
如其無之自不在峻拒之例也又另片請將澳門西
洋貿易定以限制查上年臣林則徐先已會同前督
臣鄧廷楨節次議及嗣經核定章程諭澳門同知轉
飭西洋夷目遵照卽如茶葉一項每歲連箱准給五
十萬觔仍以三年通融併計以示酌中之道其他分
條列款該夷均已遵行至所請責令澳夷代英夷
保結一節現旣不准英夷貿易自可毋庸置議

夷氛聞紀卷一終